

## 张新安新作《绝招》问世

**本报讯**（记者 童晓霞）作家、周口日报资深记者张新安先生的新作《绝招》，日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收入张新安近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近 40 篇、散文 20 多篇，总计 30 多万字，另配精美插图 10 多幅，其中有不少篇章首次公开发表。

被誉为“写作上的多面手”的张新安，是“周口作家群”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近年来，他身居闹市，甘于寂寞；厚积薄发，笔耕不辍，从不同的视角，感悟人生，剖析人性，创作出了不少专家认可、读者满意的文学作品。

文章之妙，妙在通俗自然。在张新安的笔下，奇人异事，八门五法，众多人物与情节，艺术真实地交织纠缠，涉及百般行当、技艺与奇遇。琴棋书画、吹唱猜斗、医卜屠割、三教九流、贩夫走卒、偷混赖赌、吃喝玩乐、风情民俗、炎凉世态、伦理道德、是非曲直、人性艺格、禅机哲理、古今趣闻无不被他演绎得起伏跌宕，曲径通幽，生动传神，精辟绝妙，因了不凡的手

### 文艺动态

## 1942 年的戏台

胡新春

1942 年的秋天，一群蝗虫吃光了沙河两岸。沙河寨的二丫正在河岸剥树皮，看见河面上缓缓驶来一只帆船。三角帆船由破布拼就，像几块膏药在夕阳映照的河面上随风晃闪。赵家戏班就这样奇怪地来到了饥饿中的沙河寨。

沙河寨的寨主杨健康是赵家班的管主，他心事重重地接待了这群衣衫破旧的戏子。杨健康让人抬出两间柴房，一间住男，一间住女，四生四旦四花脸，四兵四将四丫鬟，把两间柴房挤得满满当当。

剥完了树皮的二丫把戏班来到的消息传布出去后，沙河寨人泛着菜色的脸上还是现出了病态的亢奋。

当晚，吃过杨健康招待的第一顿小米稀饭，戏班就开始了忙活。戏台是现成的，就在沙河寨的北街口，一块三尺高的土台，绕台生着黄蒿荆条。往柱子上挂两盏风灯，好戏开了场。布帘后走出了娉娉婷婷的李凤姐，穿着雪青色的短坎，点翠头面，俏脸上略施油彩，摇着碎步在土台上游走。

李凤姐一亮嗓，二丫只觉耳边飘过一块透明的丝绸，撩得她耳根发痒，周身舒畅。接着就听有人喊，露头赢，是露头赢！影影绰绰的戏台上下一阵骚动。二丫就问身边的人露头赢是谁，那人眼睛死盯在台上说，是个男人。

当二丫听说跟李凤姐搭戏的正德帝是个外号小钢炮的女人时，彻底傻了眼。从沙河上吹来一片一片的凉风，戏台上灯影幢幢，李凤姐和正德帝就在灯影里打情骂俏。娇滴滴的李凤姐，火辣辣的正德帝，让戏台下黑暗里的人们忘记了昨个的蝗虫明天的树皮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靠槐树旁站的一个人已经入了迷，他是日本宪兵队的林津上尉。沙河寨成为日本宪兵队的一个据点，一小队日本人住进码头附近的雷家大院里。林津听说寨子里演戏，就穿了便服，悄悄来到北街口。沙河岸的李凤姐结结实实地将他震住了。

河上的风越来越大，戏已散场，凤姐到底没让正德占到便宜。小钢炮在帷幕后面帮露头赢卸妆，用丝帕擦拭他头上渗出的细汗。这时林津来到露头赢面前，竖起大拇指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，你唱得非常非常的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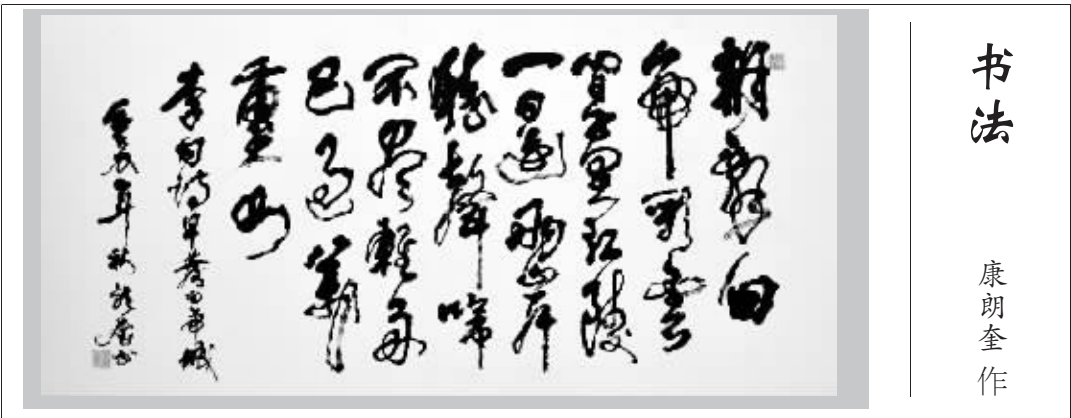


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弘扬中华文化艺术，周口市青年书法家协会近日在鹿邑大清宫举办书法精品展，共展出作品 160 余幅，展示了我市青年书法创作的最新成就。（记者 王亚辉 摄）

段而创下非常的结局，展示出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魅力。其作品有的奋笔疾书，直刺腐败、丑陋、人性的残缺，发出普通百姓的呐喊；有的以崇敬之心、景仰之情，激昂慷慨地讴歌英烈和时代楷模；有的以幽默诙谐的格调，书写出市井小人物的狡黠与智慧。或褒或贬，或颂或讽，读来无不令人如饮醍醐，顿生视觉的冲击，心灵的震撼，久远的回味，情绪的感染。

“话须通俗方传远，语必关风始动人。”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张新安创作实践的学者颇有见地的认为：“张新安深深扎根于他无比眷恋的故乡沃土、精神家园，运用他创作的城景周家口人的语言，结合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，讲述发生在周家口的故事，这应该是当下的周口人喜欢他的作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而超越与创新，则是新安先生新的挑战 and 课题。”

豫东名邑鹿邑，古称苦县，钟灵毓秀，文风鼎盛。道家始祖老子在这里传道登仙，肇始中国远古文明的曙光。唐宋以降，学人蔚起，人才辈出，如今这片土地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，李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片孕育出灿烂辉煌道家文化的黄土地，给予了李珂太多的艺术素养。从负笈求学一直到如今担任起周口古文化的守护者，李珂一直汲取着道家汪洋恣肆文化的素养。他寒窗苦读的岁月就在老君台附近度过，白日里盘桓在太清宫听风观云，谛听天籁；静夜中思索的是大象无形的道家真谛，道存心安。他从道家的典籍里来赓拾志养心的文化菁华，也让自己手中的一管竹毫摇曳生姿，在黑白世界里纵心畅畅，挥洒着恭静守默、抱朴守贞的性情。



书法

康朗奎作

■盐碱花

在这里  
当石头呈现出它的七彩  
我又看见这森森的白  
远看若盛开的白花  
一片一片，一片连着一片  
成为七彩中最耀眼的一彩  
近观是不化的薄雪，厚霜  
在强烈的日照下  
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 
刺疼了我的双眼  
像儿时一样，我轻移脚步  
踩在上面。也像儿时一样  
我听见，脚下传来咯吱咯吱  
咯吱咯吱的喘息声

■甘肃

这里，水多的地方叫“天水”  
有泉的地方是“酒泉”  
玉门虽好，春风不度  
瓜州的瓜，糖分比水分还多  
一路走来，草木越来越少  
流水越来越弱  
除却光秃秃的山，丘，川，坡  
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，沙漠  
偶尔有村社，有灯火  
有补了一样零零碎碎的庄稼  
缀在这广漠浩瀚的大地上  
惊起一车中原人  
从卧铺上直起腰身  
看了又看，说了又说  
但说得最多的还是：到甘肃了  
水，要省着喝

■怪树林

当生命失去肉身  
只剩下魂魄

西北游记(组诗)

徐桂荣

当魂魄不死  
以枯树的形式  
依旧高昂着头颅，发出声音  
当这些声音被听见，被听懂  
时不时回响在脑海，心中  
这不是怪，而是殇  
关于生命，关于生存  
如若一味地被沙化，被异化  
不妨就这样——  
死给你看

■大白高国

在贺兰山下  
一个民族兴起了。又衰落了  
一个国家诞生了。又灭亡了  
就像一朵云

在贺兰山下  
着白衣，骑白马，手白刃  
叱咤风云的那个人  
是王，是君。也是一朵  
最白最威猛的云

在贺兰山下  
每一朵白云里都住着一个生灵  
每一个生灵都是一个传说，  
一个象征  
所以，只有白云最高  
高过山顶，高在九霄

也只有白云，可以落地生根

突然之间，眼角一阵莫名的潮湿。原来，乡村田野随处可见的狗尾草也是可以盛开的。纤细的腰肢，修长的碧叶，托起一条条肥硕、笨拙、毛茸茸的尾巴，随风摇摆，在金色的阳光下反射出浅红、淡紫色的光圈儿。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一米阳光透过薄如蝉翼的窗纱投影过来，洒一地金色斑驳的光影。一缕凉风轻轻掠过我的指尖，吹落了手中书卷里几片红色的花瓣。我的思绪随风飘散，目光渐渐定格在一张充满童趣的散文集封面上。

一只温顺的小黑羊，一只竹筐，一个吹竹笛戴礼拜帽的少年，构成了一幅充满田园色彩的和谐画面。让我在瞬间想起了那个叫阿慧的女子。一个以狗尾草自嘲的女子，一个有着美丽经名——阿依莎的回族穆斯林女子。

我是如此的犹豫，竟不知如何称呼这个叫阿慧的女子。她比我年长，又是豫东平原知名女作家，周口回族作家的领军人物。她的散文《羊来羊去》荣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，《十一个女孩一个妈》荣获首届“漂母杯”母亲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，《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》荣获全国最浪漫感人爱情征文三等奖。河南省作协会员，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，周口市作协副秘书长。她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很有名气。散文集《羊来羊去》非常畅销，部分篇章被翻译成阿拉伯白，摘取了中国散文最高奖——冰心散文奖。这些都是我望尘莫及的。

也许我该尊称她阿慧老师。

## 纸上清风

傅世楨

李珂的书法远溯晋唐，师法二王，他的用笔纤巧灵动，尽态极妍，欣赏他临写的二王法帖，如山阴道上缓步走来羽扇纶巾的饱学雅士，沉浸在兰亭雅集、衡觞赋诗的惬意和畅快中，举手投足间尽显闲适自得。李珂在得书风高古之际，又于米元章用功极深，朝夕昏研，砚田躬耕，求其风樯阵马、八面出锋、沉着痛快。细细品读他纯老米书法的大条幅，豪情满怀，激情迸发，下笔迅疾，起落干净，如置身江畔，看江面千帆竞发，百舸争流，猛浪若奔，急湍似箭，胸中涌起中流击水、浪遏飞舟的冲动，激荡起鹰击长空、大翻扶风的豪情，这样的作品里展现着他豫东汉子耿直率真的真性情。他近来创作的长卷中又有着董其昌丰神独绝、高秀圆

润的神韵，散逸着更加浓郁的书卷气息，形成自己洒脱俊逸、爽朗劲健的个人面目。我曾在“铜琶铁琶楼”拜读了他手书丈二石涛论画诗手卷，用笔飘逸，沉稳静谧，俊逸爽朗，墨香氤氲，观之如清风拂面，微云卷舒。他从事文博工作十余年，整日与文物相伴，摩挲青铜古器。夜阑无声，他编撰周口文博丛书《会古知变》、《吟墨畅怀》，常常通宵达旦，他把对逝去文明的执着和热爱全部融进了自己的事业中。

李珂为人谦和，精研学问，砥砺操守，德艺双修，他的书法呈现出风骨超迈的妙境，体现出振笔馨响的豪迈心志。

君不见，他悬腕握管，濡墨挥毫，宣纸上清风乍起，在当代书坛渐渐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

成为王陵。墓碑。历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朽的魂魄巍然贺兰山，是他们的屏障也是衬托

■大西北  
适者生存。在这里  
每一个生者，都是强者  
每一个存在都是奇迹  
你走过路过，看见了记住了  
就是奇遇，就是奇观  
在这里。高天，流云，荒漠，戈壁  
日出日落，沙起沙落  
都值得你仰起头来，一看再看  
从而知道什么是壮阔，什么  
是辽远

什么是荒芜，什么是活着的  
在这里。死去的，腐朽的  
开花的，不开花的  
结果的，不结果的  
甚至一丛突兀的根须  
都是生命活生生的标本  
也可以飞越，穿越  
行至山穷水尽处  
坐看天荒地老  
大西北，无论驻足还是路过  
远观或者近赏  
只适宜一种姿势：仰望  
只适宜一种眼神：仰视

## 那个叫阿慧的女子

冰小曼

那个叫阿慧的女子，人如其名，冰雪聪慧。小小年纪就很有文学天赋。15 岁初一那年，一篇《故乡的泥墙》令她在班上崭露头角，26 岁时写的小说《榆钱》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，引起轰动以后，一下子打开了她文学创作的源泉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直到今天，她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为自己在周口文坛赢得一席之地。

没有根的文字，就算语言再华美，也是虚浮的，漂移的，没有灵魂的。好比空中楼阁，海市蜃楼，无法令读者叹服。阿慧的散文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，乡村常见的野花，小草，山羊，驴，还有她熟悉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，用质朴的语言勾勒描绘出一幅幅充满乡土风情人物的画卷，以真实的情感抒发个人的悲喜，彰显世态冷暖。儿时生活过的故乡就是她的根。一篇篇感人至深、催人泪下的散文仿佛是她自己的心灵独白，是她自己在向她的根倾诉。

阿慧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，充满了穆斯林民族特色。阿慧的文字里经常出现回族男子头上戴的白色礼拜帽，清真寺悠扬的邦克声，妇女头上随风飘飞的盖头，奶奶嘴边的口头禅——真主的恩典，阿訇，归真等等，给她的文字无形中增添了一丝民族特色。

常常在她的文字背后，读出

### 冬夜畅想

师建华

一  
一夜冬雨万叶沉，  
酒尽人散夜渐深。  
又到年终岁末时，  
最盼瑞雪早降临。

二  
冬雨酌酒意不沉，  
梦枕瑞雪情愈深。  
劳碌经年有尽时，  
春风艳阳喜来临。

### 诉说

王伟

你的叶子落尽的时候  
那些鸟儿就要飞走  
去寻找新的枝头  
唯有我  
一只痴情的鸟  
依然在树梢守护着

你赤裸裸的季节  
在白天 在黑夜  
为你唱着不倦的恋歌  
没有忧伤 没有迷茫  
既然钟情于你  
又何惧凄风苦雨

### 慢条斯理的冬天

王全安

一连几天的阴冷  
在某个午后  
悄无声息地下起小雨  
又是一连几天  
在某个深夜 雨下成了雪  
睡不着时  
躺在被窝里 摇晃着脑袋  
聆听雪落的声音

又是一连几天  
在某个早晨  
雪停了 天晴了  
晴几天 便又接着阴冷了  
家乡的冬天  
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  
深入我的童年

## 静 静

飞鸟

离我租住屋不远，有个馍摊。每天下午四点，一位六十多岁的女老板，推着一辆破三轮车，载着满筐箩的热馍，准时把摊摆出来。不远就是一所小学，接学生的家长顺便就能把热腾腾的馍带回家。

老板接过买馍人的钱，投进筐箩旁的一个小木箱里，木箱四四方方，上着锁，顶端开个一指宽的长条缝，如是硬币，就能听见“叮当”的声响。她左手掀开保温的白色棉被，右手拿着一个不锈钢夹子，从筐箩里码放整齐的馍堆上夹起馍，麻利地放进食品袋里，一元两个。再赶紧盖了棉被，把食品袋扎紧，递给买馍人。老板满脸皱纹，眼睛倒还明亮，灰白色的头发用几个黑色卡子盘得爽爽利利，浑身上下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学校放学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，扎着两根长辫子，蹦蹦跳跳地来到馍摊旁，口里喊着：奶奶。老板就笑着应着从棉被下摸出一盒奶，递给女孩。女孩接过奶，趴在馍摊旁的一把小板凳上，打开书包写作业。女孩名叫静静，上二年级。她有时也帮老板卖馍，虽然动作稚拙，但也有条不紊。

深冬了，刚洗的衣物挂到室外晾衣架上，不大会儿，就拖了亮晶晶的冰尾巴。静静穿着不大合体的棉袄，围着条红色的粗毛线围巾，鼻尖和脸蛋冻得通红。冬日天短，旁边卖馄饨的摊子，老早的

亮起了灯泡，静静就趁着这光亮写作业。老板在卖馍的间隙，站到静静北面。每当寒风从北面吹来，老板就缩缩脖子，用并不宽厚的身体挡着，让静静少受些冷。

邻邻居大姐说起这个馍摊，知道了静静的事情。静静的母亲很早去世，父亲常年在外，偶尔寄回些钱。一直是她的奶奶照顾她。老人也有些退休金，但不愿闲着，也可能是钱不够花，就去城郊馍店批发些馍，每天在这里卖。

最近一次去买馍，是静静卖给我的。我望着她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心头泛酸。我给了她一张二十元面值的钱，趁她立着脚尖用棉被盖馍时，我拿着两个馍，快步走了。送给静静的十九元钱绝对不是施舍，再说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也帮不了她什么。

很快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老板站在馍摊前看见我，赶忙跑过来，急急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可来了，我们等你一个星期了。”正说着，静静放学了，晃着两根好看的辫子跑过来。她开心地笑了，把我拉到馍摊前。老板打开盛钱的小木箱，拿出十九元钱，递给我，说：“静静天天念叨这个事。”静静说：“叔叔，那天你走得太快了，一眨眼，人就没了。”说完，红着脸儿笑。

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心里又感动又难过，想流泪，用力忍住，走了没多久，泪还是流了下来。

每一篇文字都让人在疼痛中深思，有一种凝重的感觉，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，无形中净化着读者的灵魂。奶奶是很多散文文的主角。她的隐忍，她的坚强，她的乐观，她的善良，彰显了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。阿慧的散文里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《羊来羊去》、《大盘兔》、《微笑的驴》、《风动野苇注》集中体现了她的悲天悯人和博爱情怀。她有一颗善良而感性的心，她对世间万物，对一切生命都非常的怜惜、尊重。不管是亲人、朋友，还是被遗弃的死婴、山羊、驴、兔子，还是村子里的小草儿，她都一样充满了感情。

生命的斑驳与沧桑，世间的冷暖与悲喜，人性的凶残与善良，都在她的散文里真实的展现。她的文字总是非常的朴实无华，却仿佛有一种穿透力，直刺人性的伪善。

有内涵的文字才有艺术生命力，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与时代的变迁，阿慧的文字之所以经得住品味，正是因为有深刻的内涵。这与她善于观察生活有关，与她少年时期饱读世界名著有关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颗真诚善良的心，让她的文字有了生活的质感。

相信那个叫阿慧的穆斯林女子，会在今后的红尘岁月里，捕捉到更多的灵感，写出更多、更质朴、更感人的优秀作品。相信她会像一株盛开的狗尾花一样，以风中摇曳的迷人姿态，坚忍顽强地绽放在田野上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傲然怒放出生命的尊严与芳华，胜过那些温室里娇贵的花儿。